

随着年龄的增长,认识的人多了,但留在脑中的却越来越少。曾经当过学生和教师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:教师遇到好的学生,或者是学生遇到好的教师,都是幸运的事。也许,在陶明国老师的印象中,我不算是一个好学生,因为毕业40多年,我极少联系他,但他却是我头脑中记忆最深刻的人,至少是其中之一。

陶明国老师是我在怀宁师范就读时的老师,也是一个作家。在当时小小的怀宁县城石碑,扛鼎文坛的有四个人:孙必泰,写歌词的;潘仲龄,写儿童文学的;杨松杰,写诗歌的;陶明国老师是写小说和电影剧本的。孙必泰的豪爽、潘仲龄的善谈,杨松杰的偏执,陶明国的散淡,各彰其色,各臻其妙。他们四人有时聚在陶老师简陋的宿舍,臧否人物,大谈阔论,而我经常忝列旁边,仰慕地听着,有些听得懂,大多听不懂或懵懵懂懂,却怡然自得。

陶明国老师在校外名气很大,但在我们学生眼中,却是一个很随意的人。漫长的冬天,他总是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装,我们从来没有见他换过,而炎热的夏季,他永远是白色的老头衫,当然不是同一件,因为有时穿在身上的老头衫背后有网眼似的破洞,有时没有。他的前额宽大,是深度的荒原,却总有一缕头发搭在“荒原”上,像是艰难地生在沙漠上的胡杨。他戴着高度数的近视眼镜,正面看,能看见镜面上圈一圈的刻度,就像是来复枪上的膛线。

他荒原似的额头一般情况下都是很洁净的,只有在喝过滚烫的稀饭时,才会渗出晶体一样密密麻麻的汗

桓仁县地处辽宁省本溪市东部,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,属于长白与华北两大植被区系过渡带,是一个以汉、满、朝鲜三个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。独特的地理位置,使它处于一种永久的福祉之中。

五女山山城位于桓仁县东北,主峰海拔821米。据史书记载,公元前37年,北扶余王子朱蒙建立高句丽政权,在山上构筑了第一座都城,史称“纥升骨城”。公元三年,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迁都国内城(今吉林省集安市),高句丽政权在这里存续了40个春秋。公元427年,高句丽又从集安迁到朝鲜。2004年7月1日,高句丽,这个曾称雄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、存世长达705年的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,其肇端桓仁五女山山城与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遗迹一起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时值春日,笔者走进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。

史料记载,桓仁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,夏、商、周、春秋诸代得以进一步发展。长期以来,这里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占,清初以后,又被封禁,成为边远之地,直至光绪三年(1877)才



逝者追忆

吾师明国

李光南



春天田野 孔祥秋 摄

珠。在当年的怀宁师范,陶明国老师的稀饭是很出名的。因为一般人喝稀饭都在早上,而陶明国老师则是早上和晚上,甚至是一天三餐都是喝稀饭,并且不是一次喝完。有时,他嫌稀饭过烫,或者是因为一个灵感来了,就会放下稀饭,沉心于写作,等到写作告一段落,稀饭早就凉了,那凉了的稀饭也就被他稀里糊涂地喝了下去。我们当时不知道其为什么这么喜欢喝稀饭,后来才醒悟,他有一个大家庭,妻子、两个女儿、岳父岳母,只有他一个人拿工资,虽然有一点稿费,也只是“聊补无米之炊”。即便是这样,他把稀饭也喝成了一种享

受,一种诗意,每当喝得满头大汗时,他就会摘下眼镜擦汗,这时,深陷在眼窝里的那双眼睛充满了睿智、忧郁和伤感,那里面隐藏着他生活的全部:快乐、痛苦,阅历,还有思考,那是他写作的源泉。只有在这时候,他更像一个作家,而不只是教师。

作为教师,他也是很优秀的。听他讲课,总会觉得轻松和有趣。在课堂上,他一改生活中的散淡,而像是上足了发条的闹钟,有着旺盛的激情和活力。北方人的身材和吴依软语似的普通话形成强烈反差,他讲授每一篇文章,都是从作家的视角让我们尽量发现文章中的美感,学习怎样用文字

来表现生活之美,而不像有些教师总是像庖丁解牛一样,将文章分成字词句、篇章结构、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等部分来解读,就像是将一尊美丽的雕塑分解售卖。每当讲到激情处,眉飞色舞,唾沫横飞,但很少有同学去擦拭溅到脸上的唾沫,因为沉浸在他的激情中,而浑然不知。

作为老师,他从来不会教我们怎样去写文章。实际上,作为个体的写作,其经验也是无法复制的,就像鲁迅先生说的,如果写作是可以传授的,那么就可以举办各类写作学校了。陶明国老师对我们创作的帮助,主要是体现在精神的引领上。他在作文上的每一句评语都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,而每每读到他发表的作品,对于我们又是一种无形的激励,他的独特的授课,让我们感受到了文艺作品的美和力量,在那个文学昌盛的年代,我们自觉地跟着他,就像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跟随着孔子周游列国,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条曲折坎坷的路,一条甚至看不到希望的路,但我们屡败屡战,仍然无怨无悔走过去,走下去。

柏拉图曾经说过,我要感谢天地,因为我生来就是一个人,而不是一头不会说话的动物,不过,最重要的是,我能够出生在苏格拉底时代。现在的网络上,对于我们出生在1960后的一代人是羡慕,说我们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全部红利。仔细一想,果然如此,究其原因,就是我们能够成长在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,而生活在这个时代,不仅遇到了各种机遇,也遇到各种指引和帮助我们的手。

陶明国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

天涯行旅

五女山:从时间深处醒来

鞞与笔

批准设治,建立怀仁县,后因与山西大同地区的怀仁县同名,遂改为桓仁县——取外桓内仁之意。

今天,在县城里游走,依然可以见到一段保留140多年的城墙,那斑驳的身影写满岁月的沧桑。古城旧址虽已拓为马路或建为民宅,但往日的格局,依稀可辨。

站在桓仁县城远眺,即可看到山顶平坦、状如坦克或皇冠,高800余米的五女山。

传说高句丽第一代王朱蒙为北扶余人,其母柳花乃河伯之女,因日照受孕,生下一卵,即是朱蒙。朱蒙从小聪慧过人,能骑善射,后为七兄所妒,不得不逃出扶余,奔往东南,落脚桓仁境内的五女山立灶创业,并于公元前37年建立自己的政权。40年后,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迁都吉林集安,留下这座空城。

五女山被誉为东方第一卫城。它三面悬崖,一面环水,全城依靠险峻的山势,分别设有三个城门:西门位于山崖中部的一个豁口处,另外两门,一个在山的东面中部,一个在山的东南,均建在城墙之外。整个山城平面略呈靴形,南北长约1500米,东南宽约300-500米,规模宏大,体系完备。现存城墙、城门、马道、大型建筑基址、居住建筑群址、蓄水池、瞭望

所等等。经专家考证,山顶半处的古建筑遗址即为宫殿区,而南面那一长方形石质地面遗址,即是粮仓,粮仓外的数处圆形坑洼,则是士兵的住所。由此可见,朱蒙选择此地为都城,不仅对百姓生计有利,而且还可以避免兵戈之患。

当然,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只是历史的遗迹了。

五女山的最高处点将台,传说是当年唐朝大将薛礼征东时的演兵点。凭栏临风,眺望山下浩荡百里的桓龙湖,虽已不见当年的金戈铁马,也不见往日的战火烽烟,但那清澈的湖水一如娴静的少女,五女山也仿佛浅浅的黛眉,让人流连忘返。

五女山城,作为高句丽国的第一个都城,曾引起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,1999年,五女山的考古发现被评为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。

自此,五女山从历史深处醒来。之后,考古工作者在这座山城里又发掘了多处高句丽遗迹,其中一号大型建筑基址长13.5米,宽5米,原有七块础石,现保存六块础石和一个柱坑,表明应为六开间建筑;出土了高句丽早期竖耳陶罐等典型器物。从建筑规模和等级来看,推测为王宫遗址。而居住建筑群址则由20多座房址组成,分布密集,均为半地穴建

筑,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,内设折尺形火炕。出土遗物以铁镞、甲片居多,推测为兵营遗址。更为珍贵的是,山城里还出土了一副铁制脚镣,这是中国已发现的高句丽文物中唯一的刑具,具有重要研究价值。

著名高句丽专家、通化师范学院耿铁华教授分析,五女山山城地理位置险峻,交通不便,生活环境恶劣,日常高句丽王公贵族是很难把这里作为栖身之地的,只能在战乱时做为避难所。而从山顶空间、生活条件和建筑遗址等分析,日常在山上戍守应该只有几十人,最多也只不过百人。有关专家同时指出,五女山山城继承了中国北方先民构筑山城的传统,在城址选择、城区布局、墙体砌筑方法以及石料加工等方面又有了很大的创新,形成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山城建筑形式,在中国古代城建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一个民族的孕育与发展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桓仁的五女山与浑江水相依相守,孕育出吃苦耐劳、拼搏顽强的满族。桓仁,也被史学界称为满族的肇兴之地。

五女山不仅有一座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古城,更是一个风景旖旎、养眼净心的旅游胜地。无论是怪石嶙峋的飞来峰,绮丽壮观的一线天,还是芬芳的野菊,淡雅的木兰,只要来到五女山,就会发现这是一座迷人而神奇的山。湛蓝的浑江流至五女山脚下形成一个自然湖泊,被淹没的山脊如巨龙俯卧江中,被人们形象地称作桓龙湖。除了丰富的高句丽遗迹外,这里亦有月牙关、飞来峰、一线天、枫林坡、好汉松、五女松等。它们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,达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。